



# 贪欲的角逐

[法]左拉著 杨令飞译

左拉性爱小说

# 贪欲的角逐

「法」左拉著 杨令飞译

花城出版社

## 贪欲的角逐

〔法〕左拉 著 杨令飞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册

ISBN 7—5360—2466—5

I·2126 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提 要

女主人公勒内，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年幼时遭人强奸怀孕，为了掩盖这一耻辱她违心地嫁给她并不爱的萨卡尔。在丈夫追逐金钱、地位的同时，勒内却疯狂地追逐情欲、享乐，并与丈夫的前妻之子勾搭成奸。而她的丈夫萨卡尔，为摄取巨额财富，不择手段、荒淫无耻，连最后一点良心也泯灭了。

结构紧凑，在刻划人物内心世界及揭露上流社会的流弊方面尤为独到。

## 译者前言

《贪欲的角逐》(1872年)是法国自然主义作者爱弥尔·左拉系列小说《卢贡—玛卡尔家族史》中的第二部。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887年,左拉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戏剧,取名《勒内》,在巴黎多次公演,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

《贪欲的角逐》这部小说,其中具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成份,但在创作方法上,它应当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它是一部“残酷而真实的作品”(福楼拜语),具有“现实性、真实性和生动性”(雨果语)。用左拉自己的话说:“在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中,《贪欲的角逐》是追求金钱和肉欲的记录。”这部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反映了第二帝国时代的投机家、野心家的丑恶嘴脸和上流社会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自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以来,“帝国的大型逐鹿,追求冒险,追求女人,追求百万金钱,终于都开始了。”第二帝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搜刮民脂民膏,它代表了当时法国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小撮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土地所有者构成的金融贵族、军事大工业家以及反动的天主教僧侣的利益。第二帝国不仅制订了一系列为这些人

卑鄙的私利服务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而且还造就出像该书中描写的欧仁·卢贡、阿里斯蒂德·萨卡尔等一大批野心家、投机家和无耻政客。

小说中的主人公阿里斯蒂德·萨卡尔，就是一个贪婪、狡诈、虚伪的投机家冒险家的典型。初入巴黎之时，他便发誓要跻身于上流社会。为了攫取巨额财富，他使出一切手段，大搞房地产投机买卖，不仅欺骗他人，而且欺骗自己的妻子。他对自己的妻子毫无感情可言，同她的结合只不过是得到了她的嫁妆。为了钱，他千方百计地将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为了钱，他不惜撮合儿子马克西姆与重病的路易丝成婚；为了钱，他甚至对妻子与自己前妻之子的乱伦行为也不愿追究……他终于大发横财，他的财富就像“燃烧在巴黎头上的巨大烟火”。他把财富视为满足私欲、荒淫无度和制造恶行的资本和手段，连最后一点良心都泯灭了。

而书中的女主人公勒内，则是一个情欲膨胀的女人的典型。她从小缺乏家庭的温暖，在年幼时遭人强奸怀孕，为了掩盖这一耻辱，她违心地嫁给了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萨卡尔。在丈夫追逐金钱、地位的同时，她却因百无聊赖而追逐情欲，以至于同丈夫前妻之子马克西姆勾搭成奸。她是一个耽于肉欲的荡妇，但她身上也有善良的一面，她的堕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作者虽然尽力描绘了一个堕落的女性，但并不限于此，他把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勒内生活的上流社会，在他笔下出现了无数道德败坏的男人。作者通过勒内的不幸遭遇，以生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第二帝国时代上流社会的阴暗面，鞭挞了资产者和贵族的虚伪。由此可见，勒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作者对她也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这部小说对人物个性、社会贫富等等进行了充分的对比描

写，对心理动态，如渴望，追求，沮丧等等进行了细腻刻画，对某些重要情节，如房地产交易、家庭舞会等等进行了戏剧性的铺陈。这些都是它较为突出的优点。但小说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作者对投机商之间的残酷无情的竞争以及他们唯金钱视是本质，写得虽然生动，但稍欠深刻；对于勒内堕落的刻画虽然细腻，但有时令人感到过于繁琐、冗长而流于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然而，左拉“不相信生活在甜蜜的大自然里的牧歌式的人类社会”，而“恰如一个医生忘我工作在解剖台上一样，对人生疾苦和社会缺点进行观察，并从事搜集和分类”，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剖析了人性中的情欲和卑劣的灵魂，指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物的反常行为，这一切使得《贪欲的角逐》成了一部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部小说虽然属于上个世纪，但其中所写的东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和文化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东西。

这部小说曾由金铿然、骆雪涓以《欲的追逐》为名译成中文，1987年5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次花城出版社约我翻译这部名著，于是我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拙译根据的是Editions du Seuil 1969年版，并参考了金、骆的译本，吸取了其中某些优点。译者在此对他们及所有为拙译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令飞

1996年7月15日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归途中，返程的车辆沿着湖畔遇到阻塞，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不得不放慢步子行走。有时，由于塞车严重，它甚至得停下来。

太阳就要落山了，十月的天空现出一种波纹状的浅灰色光亮，天际可见淡淡的浮云。一抹余晖，从远处挂着瀑布的群山落下，映着堤岸，长长的车流沐浴在橙红和惨白的光芒之中，变得一动不动。金色的光辉，车轮反射的闪光，仿佛沿着这辆马车草黄色的、用衬托法装饰的图案<sup>①</sup>固定下来，马车厚厚的蓝色壁板映照出周围的几许景色。此外，橙红色的夕阳从后面照着马车上部，使靠座位的半折的车顶篷上的铜钮熠熠生辉，马车夫和仆人身着深蓝色号衣，灰黄色裤子，黑黄相间的背心，呆立在一旁，显得认真而耐心，就像所有大户人家的仆役一样，塞车并不会使他们怒形于色。他们饰有黑色帽徽的帽子，看上去十分气派。唯有那几匹套着红棕色漂亮轡头的马，在不耐烦地喘气。

“瞧，”马克西姆说，“洛尔·德·奥里涅，在那儿，在那辆四轮轿式马车里面……瞧啊，勒内。”

---

<sup>①</sup> 用来装饰马车的细线条，多在车窗周围。



勒内微微欠身，眨了眨眼睛，看不太清楚，便优雅地撇起了嘴。

“我以为她逃走了呢，”她说，“她染了头发，对吧？”

“对，”马克西姆笑着回答，“她的新情人不喜欢红颜色。”

勒内，向前俯着身子，手扶在马车低矮的门框上，注视着，她从忧郁的睡梦中醒过来了，一个小时以来，她躺在车厢尽头，就像躺在一张长安乐椅上似的，默默地做梦。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裙，上面套了罩衫和镶有宽大褶边的紧身服，外加一件淡紫色天鹅绒翻领的白色短呢大衣，举止高雅，落落大方。她那奇特的淡黄褐色的头发使人联想到精制黄油的颜色，一顶饰有一束孟加拉玫瑰的薄帽微微遮盖着头发。她继续眨着眼睛，一副顽童似的神情，纯净的额头上横过一道长长的皱纹，上嘴唇翘着，跟那些正在赌气的孩子的嘴唇一个样。由于她看不清楚，她便拿起了夹鼻眼镜，一副玳瑁装饰的男式夹鼻眼镜，她用手举着，没有放到鼻梁上，她以一种极为平静的神气尽情地观察那胖胖的洛尔·德·奥里涅。

车辆依然不能前行。排成长列的众多的轿式马车，在这秋日黄昏的布洛涅树林里，连结成一条长线，构成一种阴暗的色调，在这长线之间，在这色调之中，车窗的玻璃，马的辔头，车灯的银色柄把，和高踞于座位之上的仆人的服装饰带，则泛出闪光。一辆双篷四轮马车里，丝绸或天鹅绒的织物及女人的服饰，不时窸窣作响。渐渐地，一切喧闹都沉寂下来，归于平静。车厢里听得见行人的谈话声。人们从车门间相互默视着；没有人再交谈，在这等待之中，只听见鞍轡发出的格格声以及某匹马烦躁的蹄声。远处，布洛涅树林里的嘈杂声正在渐渐消失。

秋季即将过去，可整个巴黎上流社会却都云集于此：德·斯特尼克公爵夫人，坐着八簧轿车；德·洛威伦斯夫人坐在鞍

具配备十分得体的四轮敞篷马车上；德·梅因霍德男爵夫人乘着一辆枣红马拉的、驾驶座在后面的漂亮双轮马车；万斯卡伯爵夫人和她那几匹花斑小种马；达斯特夫人和她那几匹出色的黑骏马；德·冈德夫人和戴西埃夫人坐的是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小茜尔维娅乘的是一辆大型蓝色双篷四轮马车。还有正在服丧的堂·卡洛斯身着庄重的古典式制服；瑟利姆·帕夏头戴他那顶没有总督官衔的土耳其帽；德·洛桑公爵夫人乘着饰有撒了白粉的彩色缎带的双座四轮马车；德·锡伯莱伯爵先生乘的是狗拉车；辛普森先生乘的是最漂亮的四匹马拉的邮车；所有的美国侨民都在这儿。最后是两个乘坐出租马车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前面的车辆挪动了，渐渐地，整条长列开始缓缓转动起来。这恰似一个信号。无数亮光闪烁，车轮很快交相辉映，马匹晃动的鞍轡泛起星星闪光。地上、树上有大片玻璃反光掠过。鞍轡和车轮的光亮，落日火红的余晖映照在涂了漆的车门护壁板上的光芒，空中飘动的五彩缤纷的缎带和车里仕女们盛装投下的浓烈的色泽，都随着辘马低沉、持续、有节奏的疾走声一路向前。车队在这样的嘈杂声和这样的光亮中不停地前行，仿佛是前面的马车在牵动着后面所有的车辆行走。

勒内任凭重新启动的马车轻轻的摇晃，她重又半卧在座垫上，夹鼻眼镜落了下来。她怕冷地拉过车厢内绷紧的熊皮的一角，这熊皮活像一层光滑柔软的白雪。她戴着手套的手埋进轻柔的长而鬃曲的皮毛中。一阵轻风吹拂，十月温和的下午为树林带来一些复苏的春意，使那些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得以乘坐敞篷马车出来走走，可现在却要以阴冷的夜晚而告终了。

一时间，少妇缩成一团，她又感受到一点暖意，沉浸于在她前面转动的那些车轮引起的舒服的晃动中。然后，她抬头望

望马克西姆。而马克西姆的眼光正直勾勾地盯着那些躺在敞篷马车和相邻的双篷四轮马车上的女人。

“真的，”她问，“你觉得她漂亮吗，那个洛尔·德·奥里涅？那天，当宣布拍卖她的钻石的时候，你们可着实赞美了一番哪！……噢，你没看见你父亲在那次拍卖中为我买的项链和羽饰吗？”

“当然啰，他干得挺漂亮。”马克西姆带着刻薄的笑容，答非所问地说，“他是在想办法替洛尔还债，同时为妻子买了首饰。”

少妇轻轻地耸了耸肩。

“捣蛋鬼，”她微笑着，低声说道。

年轻人俯身朝前，眼睛盯住一位女士，她的绿裙袍引起了他的兴趣。勒内将头微微下垂，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望着大道两旁，什么也没看见。右边，缓缓掠过一些矮树丛，一些低矮的乔林，树叶焦枯，枝丫细长；不时地，在骑马者专用的大道上，有一些身材瘦削的男士经过，他们的坐骑在奔跑中扬起阵阵细沙的烟尘。左边，向下延伸的狭窄的草地被花坛和树丛分割开来，草地下面，沉睡着清澈的湖水，没有一丝泡沫，就像园丁的铲子在湖畔明显铲过似的；在这明镜的另一端，有两个小岛，连接其间的那座小桥形成一条灰色的铁杠，岛上矗立着壮丽的岩壁，暗淡的天空中映衬出冷杉树和常青树那夸张的线条，湖水反射着常青树那片墨绿色的倒影，宛如巧妙地悬在天际的幕布上的流苏。这大自然的一隅，这仿佛新近绘制的布景，笼罩在暮色之中，沐浴在青色的雾霭里，这团青雾远远地展示出一幅精美迷人的画面，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景色。对岸，岛上的木屋式别墅，就跟前一夜才涂过漆似的，发出新玩具一样的光彩；黄沙铺就的缎带，花园狭窄的小径，蜿蜒伸过草坪，围

绕在湖的四周，湖边上是一些摹拟乡间植物形状用铸铁制做的枝丫，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湖水和草地柔和的绿色之间，显得不那么协调。

勒内对这片优雅精致的景色已习以为常，她再一次觉得疲惫，眼睑完全耷拉下来，只是注视着自己在熊皮上缠着长毛的纤指。而车队有规律的小跑引起了阵阵摇晃。于是，她抬起头来，向两位并排躺在八簧马车里的神情倦怠的多情的年轻女人致意，这辆马车正轰隆隆地离开湖边，朝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其中一位是德·艾斯巴芮侯爵夫人，她的丈夫现任皇上的侍从副官，不久前曾公开宣布接受共和，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不满，他是第二帝国最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哈弗奈夫人，嫁给了科尔玛一位著名的工业巨头，丈夫是亿万富翁，第二帝国使他成为一名政界要人。勒内在寄宿学校时就认识了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友，因为人们都说她们有漂亮的外表，她便称呼她们的小名阿德丽娜和苏珊娜。在给了她们一个微笑以后，她正打算重新缩作一堆的当儿，马克西姆的笑声使她转过头来。

“不，真的，我烦得很，不想笑，说正经的，”她说道，一面望着这个年轻人，他正开玩笑地注视着她，并嘲笑她俯身的姿势。

马克西姆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

“我们会忧心忡忡，我们会妒忌他人！”

她显得十分惊诧。

“我！”她说，“为什么要妒忌？”

然后她轻蔑地努努嘴，似乎明白了什么，补充道：

“啊！是的，胖洛尔！我一点都没想到，得。如果阿里斯蒂德，就像你们大家想要告诉我的那样，已经为这姑娘还了债，因而使她不用流落他乡的话，那么他便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爱财如

命。这将使他重新得到女人们的宠爱……可敬的人，我真是服了他。”

她微笑着，用一种友好而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出“可敬的人”几个字。蓦地，她又变得十分忧郁，环顾着她周围那些不知如何打发时光的妇人们失望的目光，低声说：

“啊！我非常想……不，我并不妒忌他人，一点也不。”

她打住话头，犹豫起来。

“你瞧，我烦着呢，”她终于用一种粗暴的口气说道。

接着她住了口，双唇紧闭。车队一直沿着湖边，一路疾行，远处可听见一种特别的瀑布般的嘈声。此刻，在左边，湖水与马路之间，耸立着一片葱翠的小树林，枝干细而直，形成一簇簇奇异的小圆柱。右边，矮林和低低的乔木挡住了通路；布洛涅树林伸向其间夹杂着几棵大树的宽敞的草坪和一望无际的草丛；绿色的地毯微微起伏，直至“猎舍门”，放眼望去，低矮的栅栏，犹如挂在地平线上的一截黑色的花边；此外，斜坡之上，波浪起伏的地方，是一片萋萋的芳草。勒内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广阔的地平线，那沉浸在夜色之中的柔软的草地，似乎使她更强烈地感到内心的空虚。

一阵沉默之后，她以一种愠怒的口气重复道：

“啊！我烦着呢，我烦得要死。”

“你明白你并不快活吧，”马克西姆平静地说：“你有些神经质，的确如此。”

少妇再一次躺倒在车厢尽头。

“不错，我是有些神经质。”她冷冷地回答。

随后她做出母亲的样子。

“我老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快三十岁了。真可怕。我乐趣全无……你才二十岁，还不能理解……”

“你是在后悔曾经抚养了我吗？”年轻人打断她的话问，“时间似乎太长了点。”

她对这句不得体的话报以一个淡淡的微笑，就像对待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说出的俏皮话一样。

“我劝你不要抱怨。”马克西姆接着说，“你每年要花十几万法郎用于穿着打扮，你住的是豪华公馆，你有名贵的骏马，你随心所欲，报纸上谈到你的每一条新裙子就像谈论一件新近发生的大事；女人们忌妒你，男人们为吻一下你的手指宁可少活十年……这不假吧？”

她点点头表示赞同，但没有回答。她垂下眼皮，又开始卷弄起熊皮。

“行了，别谦虚了，”马克西姆继续说，“干脆承认你是第二帝国的一根台柱吧。在我们之间，尽可谈论这些事情。在任何地方，在杜伊勒利宫<sup>①</sup>，在大臣府邸，在一般百万富豪家中，不论职位高低，你都居于优越地位。你没有驻足的地方，就没有乐趣可言。如果我斗胆，如果我对你还怀有敬意的话，我要说……”

他停顿了几秒钟，笑着；随后他放肆地说完了这句话。

“我要说你可真是为所欲为。”

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可你还厌烦呢！”年轻人带着一种滑稽的冲动接着说，“这真该死！……你想要什么？你还想穿什么呢？”

她耸耸肩膀，意思是说连她也弄不清楚。尽管她低着头，但马克西姆还是看到她的表情是那么严肃，那么阴郁，他不再出声了。他看见车队走到湖的尽头，渐渐分开，将宽大的十字路

---

<sup>①</sup> 旧时王宫，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口塞满。车辆越来越稀，高傲优雅地转着弯子；辕马急促的小跑声在坚硬的地面上清晰可辨。

四轮马车为了追上车队，大大拐了个弯，车身的颠簸使马克西姆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肉欲的快感。于是，他停止了对勒内的攻击：

“喂，”他说，“你应该去坐一下出租马车！那会很有趣的！……哎！瞧这帮返回巴黎的人，都拜倒在你裙下了。他们把你尊为一位王后，你的好朋友德·缪西先生几乎要吻你了。”

这时，有一个骑马的人正向勒内致意。马克西姆以一种虚伪的嘲弄口吻说着。而勒内则勉强侧了侧身，耸耸肩膀。这一次，年轻人做了一个失望的姿势。

“真的，”他说，“我们说到哪儿啦？……噢，上帝，你什么都有了，你还要什么呢？”

勒内抬起了头。她眼睛里有一种炽热的光，一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强烈的需求。

“我需要别的东西，”她低声回答。

“既然你一切都有了，”马克西姆笑着回答说，“别的东西，则无足轻重了……它是什么呢，这别的东西？”

“什么？”她重复道。

她不再往下说了。她完全转过身去，注视着在她身后消失的奇怪的画面。黑夜将至，夜幕像一种精制的灰色织物般地缓缓降临，正面望去，夕阳的余晖依然倒映在湖水上，湖面变成圆形，恰似一块巨大的锡板；两岸，枝干细直的绿树仿佛从沉睡的幕布上长出来似的，此时，外表活像淡紫色的廊柱，以其规整的布局在湖滨绘出道道精制的曲线；远处，群山耸立，大片混杂的枝叶，大块黑色的斑痕遮盖着地平线。在这些斑痕后面，但见炭火般的光焰，落日西沉，只烧红了灰色天际的一隅。

在平静的湖面之上，在低矮的乔林之上，在看似极其平坦的原野之上，天穹伸展，无边无际，深邃辽阔。作为大自然之一隅的这大大片天空，发出一种轻微的震荡，显出一种隐约的凄凉；从阴暗的高处坠落一种如此的秋日的忧郁，一个这样温柔凄清的夜晚，以至布洛涅树林渐渐包裹在阴影之中，失去它白昼的风彩，逐渐变大，充满了森林强大的魅力。车队的阴影淹没了光怪陆离的色彩，马车的小跑声高了起来，就像远处传来的树叶声和流水声。一切都归于寂静。在万象隐匿的当儿，湖中央，宽大的游船扬起了风帆，在落日火红的余晖映衬下，清晰而富有活力。除了这帆，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只见这黄色的三角帆在愈变愈大。

勒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体验到一种不可告人的特别的欲念，她望着这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景致，望着这充溢着艺术魅力的尘世间的风光，自然界这令人心颤的静夜使树林显得神圣，成为一个理想的林中空地，在其深处，古时的神灵也曾风情万般，悄悄地施行着种种美妙的通奸和乱伦之举。随着马车的远去，她仿佛觉得，在她身后，在她窸窣作响的裙袍下，黄昏正带来梦幻般的土地，羞怯的、超凡脱俗的云雨之情，她那病态的心理和慵倦的肉体从中得到了满足。

当湖水和小树林在阴影中隐匿，地平线上只留下一片黑色的沙滩之时，少妇猛地转过身来，带着气恼的泪声断断续续地说：

“什么？……别的东西，当然啰！我要别的东西。我明白吗？我！要是我明白……不过，你看见吧，我有许多舞会，许多晚宴，许多像这样的游乐。这都是千篇一律。真没劲儿！……男人全都令人讨厌，啊！是的，令人讨厌……”

马克西姆笑了起来。她那贵妇人的高雅外表流露出一些热



情。她不再眨眼皮，前额上皱纹深陷；她那孩子赌气似的嘴唇热切地向前翘起，在追寻她所期望却又无以名状的乐趣。她看见自己的同伴在笑，而她却浑身哆嗦，停不下来；她半躺着，一任车子摇晃，继续冷冷地说：

“当然，不错，你们是讨厌的……我这不是对你说的，马克西姆：你太年轻了……不过我得告诉你，阿里斯蒂德起初可真让我不愉快！还有其他一些男人！那些爱过我的人……你知道，我们俩是好朋友，和你在一起我无拘无束；哎，真的，几天前，我就厌倦透了那种受人爱慕、受人奉承的有钱女人的生活，甚至想成为一个洛尔·德·奥里涅，做一个靠男人的爱活着的妇人。”

马克西姆笑声更高了，于是她强调说：

“是的，一个洛尔·德·奥里涅。那该不会乏味，不会总是千篇一律。”

她稍停片刻，仿佛是为了想象她将要过的那种生活，看看她是否成了洛尔。接着，她换了一种泄气的口气：

“总之，”她又说，“那些女人一定也有自己的烦恼，她们也一样。一点不奇怪，是这样的。这就要命了……我多次说，需要别的东西。你清楚，我，我猜测不出；但别的东西，某种别人没有的，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那是一种希有的说不清楚的乐趣。”

她的声音变缓了。她说出最后几个词，同时在寻觅并沉浸于一种深深的梦幻之中。此时四轮马车踏上通往树林出口的大道。阴影渐深；两岸矮树密布，犹如浅灰色的墙垣；那些在美丽的夜晚坐满盛装市民的黄色铸铁椅子，空无一人，沿人行道排列着，冬日骤至使公园里这些坐椅平添一种忧郁的气氛；回程车辆沉闷而有节奏的转动声、嘈杂声，仿佛一阵凄凉的呻吟，